

特别推荐

# 个人史书写与主体性确立

## ——读王剑波散文集《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》

□袁志坚



王剑波先生的散文集《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》出版了，书名是很有意思的。集子中有一篇同题文章，记录的是作者在回乡的途中听到“人群中有声音在喊我”。“这是我熟悉的声音”，却不知是谁的声音，仔细辨认之后，“可以确定，呼唤我名字的，就是记忆中的那个声音”。那个声音是作者在下乡插队的岁月里听见的声音，是不同的人呼唤同一个名字的声音，是复数的、无分别的声音……作者感慨：“而今天，在金秋的阳光下，这个声音穿越四十多年的时光，带着一代人的沧桑，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！”

这个声音来自记忆。记忆是将历史与现实、当下联结起来的纽带，是将自己与他人、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，是将情感与认知、意志联结起来的纽带。这个声音，是作者进行自我辨认、自我召唤、自我反思的声音，由此，主体性随着记忆的显现而显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切实。记忆是不可磨灭、不可遗忘的，正如历史是不可否定、不可背叛的。作者在个人史的书写中抚今追昔，观照自我，往还于人生诸阶段，理解个人的成长历程，理解一代人的沧桑。

耳畔响起这个声音之后，作者情动其中，铺展记忆，赋予书写以主动的意义，在自我的呼唤——应答之中，期待读者产生普遍性的理解之同情。换言之，作者的写作意图是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确定这个声音，通过纪实性的个人史叙事来打开声音的道路，由己及人，由昔及今。理解这个声音便可以发现作者写作的“奥秘”，即理解他人、自我，理解历史、时

代，理解人性、灵魂。

王剑波先生出生于1957年，在浙江宁海县度过青少年时期，1973年春天到“冠峰五七学校”读高中，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后去农场插队，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，上大学后离开家乡。这本散文集的前二辑记叙的是作者从童年到长大成人的经历，其中读高中和插队的记忆尤为确切、深刻，笔墨细致，甚至穿插了当时的日记、诗文为证。作者的人生轨迹与时代的变迁印记不可分割，如何书写个人史，以怎样的视角进行回忆，便成为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。

面对这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，作者找到了“共情”这一把钥匙。《在那高高的冠峰山上》写的是作者在“冠峰五七学校”读高中的往事，从烧砖瓦建校舍到“学农”参加劳动，从办校报学写作到“开门办学”走出校门，从爬山涉水求学到毕业走出大山，作者于回忆中有反思，但是只有共情而没有怨恨。他写道：“我们这些在特殊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人，在回忆青春往事的时候，总是感触多重，甚至彼此矛盾；对于出现在那个年代的‘五七学校’，也是如此。站在今天回望过去，对当年的办学地点、办学方式，理性告诉我们并不可取；但作为一个亲历者，因为‘五七学校’像我一样的一大批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也因为那段经历和人生的青葱岁月联系在一起，情感上又有一份感念。”这是与历史同感共情，是将人生阅历内化为情感与理性，将日常化的情感与历史性的认知交融起来，超越生活困境，照亮精神世界的一种力量。具有这种力量，才可以踏实地“站在今天回望过去”，不至于陷入虚无，才可以守护真诚的感念，理解艰辛而珍惜甘甜，牢记磨难而保持清醒。在《秋天的回访》中，作者写到在青珠农场插队的往事，感悟到“今昔对比，才能看清自己的精神如何一步步从僵化封闭中挣脱出来，知道了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”，并且对自己青年时代“在艰苦环境中不甘沉沦、不忍蹉跎的追求和向往”致以敬意。具有同过

去的自己共情的能力，实则是今昔对比之后的再觉悟，是与历史互动之后的新体验。

王剑波先生曾经与我讨论散文写作的“思想”问题。他写了一篇阅读札记《让散文蕴含思想的力量》，提出“将思想渗透在作品之中”，否则作品“是苍白的”。他认为：“能否在作品中真实地表达思想，一定程度上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。优渥的生活条件也许会使人懒散，满足于岁月静好而疏于思考。如果言说空间过于逼仄，同样会使人不敢思考，或者怯于表达。”我很认同“有思想的情感”之说，真情实感肯定是体现主体倾向的，是经过思考之后的本质情感，感性的表达有了理性的能动“打底子”，这样的散文才是感人至深的。有思想的情感溢于笔端，自然是内敛而深沉的。言说空间的扩展，也意味着情感的真诚交流和思想的坦率通达。

王剑波先生的这本散文集流露的是有思想的情感，这体现了他的写作自觉，他是通过个人史来书写公共史，通过他的真实历来建构历史语境。苦难不必赞美，历史不可重复，然而“彼此矛盾”的价值需要调和，将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，在历史中扎根向上的力量是有思想的情感，有思想的情感乃是爱之于生命的维系。卢梭说：“爱也许是言语的创造者。”卢梭认为，语言起源于人的强烈情感的表现。爱是纯真的情感，因为心中有爱，人能够克服困难并改变命运，能够确立主体并创造自由。为什么要写作？王剑波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总能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”，“这声音来自于文学，也来自于我的内心”，“驱使我不断寻求‘正义、爱心、良知’”。这个声音便是爱的召唤，是爱创造了这些文字，有思想的情感来自于对“正义、爱心、良知”的寻求。他的写作是分享有思想的情感，可以让读者获得共情的力量，所以，我认为他是在“打开声音的道路”。

有思想的情感也是克制的、稳重的，不是浮浅的、矫饰的。王剑波先生的文字饱含了生命的深情，展示了历史的温

度，但是他的语言以叙述为主，很少使用抒情、议论手段，更没有偏激、尖锐的措辞，这愈加体现出他对于历史的尊重和对于人性的信任。他不回避历史的自然进程，也不夸大自己的挫折。他自谦地说自己的语言“缺乏文学技巧”，然而大巧若拙，越是质朴无华，越是鲜活真实。他的写作出发点，以个人性、日常性、具体性的叙事为主，几乎不触及宏大主题，然而读者可以通过细节体会到历史现场中不可缺席的正义、爱心、良知。

这本集子分三辑，后记里作了阐释，分别是“来自故乡的呼唤”“来自岁月的呼唤”“来自远方的呼唤”。追忆、行走、归去来兮，从领导岗位退休五年，作者通过文学写作回归初心，回应召唤，令我感受到爱是最初的乡愁，青春是明亮的底色，远方也是亲切的来时路。作者打开的声音的道路，不仅是通向过去、历史的，而且是通向远方、未来的，召唤与向往都在这一同一条道路上，个人史书写与主体性确立都以这一同一条道路为坐标。对王剑波先生的写作，不可简单地视为其个人自传，而应该视为他认识自我的道路和参与历史叙事的途径。虽然个体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，但是个人史的文本形成之后，就会勾起群体记忆和引起人性共鸣，以具体的、有血有肉的“小历史”充实、填补总体的、抽象概括的“大历史”，这条声音的道路是向他人敞开的。与历史的互动，与他人的互动，就是从大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个体命运，明确自我的定位，这就是个人史书写的基本意义——书写自己的历史，审视自己的命运，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印痕和希望。这样的文本，其传承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，一代又一代人都不应忘记前辈的历史，否则不会理解今天的现状，也缺乏对他人、对历史的共情能力。拒绝做一个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需要了解身边的前辈的历史——它不应该沉默，而且会开口说话，延伸为一条声音的道路。

（《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》宁波出版社2023年6月版）

三江月 / 读书 /

责编 乐建中 审读 邱立波  
2023年7月23日 星期日  
美编 雷林燕

投稿 E-mail: jiz@cnnb.com.cn